

# 石头,澎湖的灵魂

■蔡飞跃

躺在海洋臂弯的澎湖群岛,雅称菊岛,典型的“方山”地貌,地势不高,顶部平坦,海水的世界里,从里到外的蓝,漫向浩渺的远处。前仆后继的浪潮,多像时间的脚步。90座火山地形夹带岩造成的岛屿,仿如菊瓣展开在台湾海峡烟波上,一照眼,内心的语言浓缩成“震撼”二字脱口而出——

桶盘屿的玄武岩,是地质景观的代表作。数不清张扬力和美的六角柱,一根紧挨一根,引人联想罗马神殿的石柱。仪态平和的玄武岩也很耐看,西南海岸的莲花座,传说是海神送给观音的礼物,这个大大的同心圆平台,如同开在碧海中的菡萏,潮起隐没海底,潮落露出海面,展现两种撼动人心却又苍傲无比的美艳。

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把玄武岩塑造出绝不雷同的尊容:望夫岩、鲸鱼洞、船帆屿、鸳鸯窟、百褶裙石柱……它们惟妙惟肖,历经千载风霜,显现黑色的光泽,那被风雨雕蚀的花纹,依然诉说着不尽的沧桑。

菊岛的玄武岩、珊瑚礁不仅予人视觉的碰撞,也给人听觉的冲击。本岛马公的“风柜听涛”景观把我们的脚步挽留,海浪年长月久的侵蚀,

海崖根部形成一道狭小的地下海蚀沟,涨潮海水循着沟底涌人,洞内的声响好像风箱拉动。

海底有珊瑚虫,小珊瑚不断生长,代代相传,至死不离母体,堆积成珊瑚树或珊瑚岩,微孔珊瑚礁澎湖人称为礁石古石。马公市笃行十村是台湾最早眷村,老屋的墙体砌筑的便是礁石古石与玄武岩。这座不大的村子,因诞生拥有众多大陆粉丝的潘安邦、张雨生而名噪。

走进望安屿花宅部落,是踏上菊岛的翌日上午。澎湖设治甚早,元代至元十八年(1281年)设巡检司,地隶泉州府晋江县。此地的移民大都来自泉州(州)漳(州)两府,习俗、语言与闽南一脉相承。静心观瞻,古屋延续闽南建筑的布局,依据防风考量及经济性,先民就地取材,砌筑的礁石古厝冬暖夏凉,建筑形式与台湾本岛及金门不同。独树一帜的风貌,呈现了独特的风采。

菜宅是澎湖的奇观,菊岛东北季风强劲且挟带盐雾,农作物不易成活。为了抵挡强风,澎湖乡亲围绕着菜园,用礁石古石、玄武岩砌筑一米余高的矮墙,小的菜园称为菜宅,成片的田园由于一格格整齐如蜂巢,取名蜂巢田。

岩石为乡亲造福岛上,也造福海上,一种称为石沪的矮堤给我长了见识。澎湖四周环海,岛上的菜宅触动渔民的灵机,他们用礁石古石、玄武岩在潮间带干垒起石沪,涨潮时,鱼群洄游进入石沪内,退潮后困在沪内任人捞捕。石沪补充了居民的衣食。

玄武岩是平凡的,但一经澎湖人的巧手,便成墙、成沪、成塔。海边、路口、山顶,高耸着众多七八米高的塔式、器物式石构筑物,一问,才知道是菊岛版石敢当。塔顶塑有石磐、木鱼、蛟龙,创意新颖,无疑是澎湖的石塔信仰文化的智慧结晶。

晚春六日,马公、虎井、桶盘、望安、七美、吉贝诸岛屿留下我的笑语。山水沙滩、跨海大桥、通梁古榕、西屿西台、西瀛花火……震撼一波接着一波。然而,最最震撼我的,当属石头。在我的心目中,石头是澎湖的骨骼、灵魂。

徜徉于澎湖群岛,不难发现,玄武岩、珊瑚礁与澎湖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显然,石头是澎湖的瑰宝,是澎湖的灵魂。与玄武岩、珊瑚礁的不相而遇让这个春有了一首曲,这首曲属于澎湖,属于我情感花园角落里的那一片相思树。

## 写给十七岁的你

■贾振宇

听着周杰伦的歌,总想起一些人,一些事。那些干净的旋律让我心中安然,想在另一个地方,你是不是也在静静地聆听我的忧郁,然后轻轻眯起眼睛,回忆曾经的过往?

岁月在墙上斑驳看见小时候。  
——《东风破》

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。你转学来到我们班,站在座位上低着头,头发短短的,硬硬的。我和你说话,你就抬起头笑了,于是我看见你的眼睛,很黑很亮,嘴角牵起来有一个小酒窝,露出两颗小虎牙,像是没有打磨过的贝壳。

我是个孤僻的孩子,却在那一天一脸灿烂地向你伸出了手。许多简单而又孩子气的对白我已无从记起,只剩下那些阳光在我心里大把大把地明亮着。多少年后的今天,那片笑声依然在我的梦境里。

我一路向北,离开有你的季节。  
——《一路向北》

渐渐地,我们潇洒地甩开红领巾,对着小学的大门打了个响指后转身离开。

那七年的时光啊。

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分在了一个

班。我记得当时我看着分班表笑了很久。那一年差不多是我过往生命中最明亮的日子,好像全世界的阳光洒在全世界的水面上。我们在那个懵懂的季节里结识了很多懵懂的少年,我们上课一起偷吃零食,一起疯狂地追逐游戏,一起缓缓骑着车子回家……

但那一年,我们在青春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迷茫了。我没有梦想,找不到方向,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毫无表情地行走。而你开始醉心于游戏,渴望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寻找真实。

终于,我在年级红榜上再找不到你的名字。你转了学。那一天,我推着车子回家,踢着小石子,轻轻地哼着:

我怎么能放弃,  
我留着陪你,  
强忍着泪滴,  
有些事真的来不及,回不去……

想回到过去,试着让故事继续。  
——《回到过去》

2011年的夏天,在天空最清澈的七月,我来到现在的高中,那种陌生感让我想起漂泊。

我每天都在怀念。在窗外有云

飘过的时候,在提起钢笔写字的时候,在看见某人的笑容似曾相识的时候,有那么一刹那,我像是跌进梦境,无数的花儿纷纷落下,绽放的是我熟悉的容颜。

我怀念那个笑容灿烂眼神明亮的你。

我怀念那个和我说话时一脸认真的你。

我怀念那个骑着车子轻轻眯起眼睛的你。

我怀念那个有时候很难过不知所措的你。

我怀念那个让我快乐开心和忧愁落寞的你。

我怀念一切的你和你的一切。

我渴望在下一个路口,依然与你相遇。

昨天在QQ上看到你呼唤我,我无声笑了。

我想起你的生日。你快十七岁了,这是我们最后可以理直气壮孩子气的时光。而在你生日的那一天,或许我依旧要在别处漂泊,无法像童话里的英雄一样出现在你面前。只好把这些散乱的文字和零碎的记忆送给你,当做我们相识近十年的纪念。

## 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# 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蒙选

策划: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 
文学统筹: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: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 
撰稿: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:梁祖文

30.豫东纵队驻地。

李子木慌慌张张来见魏凤楼:魏司令,大事不好!纵队王其梅政委春节前到黄泛区特区政府检查工作,遭到背信弃义的郭馨波和胡瑞甫的偷袭。突围不成,他和史文焕副区长,还

有他的警卫员王海成被捕,现在被关在扶沟县监狱里。

魏凤楼:王政委身份暴露没有?

李子木:胡瑞甫背信弃义,偷袭黄泛区政府的目的,是想把区队武装一网打尽,拔掉插在扶沟和太康之间

的钉子。但他只认识史文焕,不认识王政委他们。胡瑞甫气得直拍桌子,指着部下的鼻子骂“饭桶”。王政委虽然被捕了,但身份一直没有暴露,一口咬定自己是特区区队的文化教员。胡瑞甫也从史文焕口中得到了证实。史文焕和胡瑞甫打过多次交道,身份胡瑞甫早就知道了。

魏凤楼:只要王其梅同志的身份不暴露……(沉思了一下)子木同志,为了保险起见,我看不如这样……

31.国民党扶沟县政府。

胡瑞甫气得直拍桌子,指着常备队队长大骂:饭桶!我和郭专员动用了两个县的兵力,原指望将共匪一网打尽,却只抓住了一个副区长和一个教员,让人都跑掉了!你说你不是饭桶还是什么?

常备队队长委屈地说:胡书记,他们就十几个人,都让我们围住了,也就跑出去那么十几个人。再说,副区长官也不小啊!

32.正当胡瑞甫大骂之时,李嵩鼎从门外走了进来。

胡瑞甫立即笑脸相迎:嵩鼎兄,你怎么来了?快坐!

李嵩鼎:无事不登三宝殿啊!今天是正月初一,吕家潭的父老乡亲,委托我为代表,给你胡大县长拜年来!

胡瑞甫:看你说的,乡里乡亲的,什么大县长啊!谢谢嵩鼎兄,吕家潭父老乡亲的心意,我胡某收下了。

胡瑞甫指了指椅子:嵩鼎兄请坐!

胡瑞甫瞪了部下一眼:没眼色货!老子老家来人了,你还待在这儿干啥,还不爬一边去!

李嵩鼎在椅子上落座后,说道:迎祥先生,今天上门还有一事。

胡瑞甫:还有何事?

李嵩鼎:迎祥先生的老前任,魏凤楼老县长派人托我给您送信一封。

说着掏出信来,递给胡瑞甫。

胡瑞甫拆开一看,只见那信笺上只写四句话:

双十协定墨未干,  
灶王归时起硝烟。  
莫叫干戈重相见,  
送我区副早回还。

魏凤楼民国三十九年二月三日。  
胡瑞甫看罢,傲气十足地仰天大笑,然后咬牙切齿地说:想要史文焕?等着领尸吧!立即把那信笺撕得粉碎,狠狠地摔到地上,然后拿起桌上的毛笔,给魏凤楼写了一首诗以代回信:

一杀史文焕,  
二捉魏凤楼,  
三捉王其梅,  
斩草根不留。  
33.豫东纵队驻地。  
魏凤楼看信后,哈哈大笑。  
李子木不解地问:胡瑞甫不肯放人,司令怎么还笑啊?

(104)待续

## 芦粟

■陈柏有

孩子们都不在身边,老两口挺寂寞。我坐在阳台上,仰望皎洁的明月。今天是二姐忌日,我回乡纪念她,顺便带回芦粟。我拗断一根芦粟大嚼,甜津津的,但心头掠过一丝惆怅,一分失落。

芦粟啊芦粟,你不起眼,却始终不渝陪伴我们这辈上海人。

郊区一向富裕,我父亲又是镇上的中医,建国初,我家算得上小康。可是,上大学前,我吃的零食不外乎茅针、桑葚、毛豆干、胡萝卜干、青玉米、爆米花等,而不花钱的美味当推芦粟。父亲贪租金便宜,在农村租房。租房是连宅基地的,母亲便带姐姐们和我种蔬菜、杂粮,当然也种芦粟。芦粟籽发红了,我便迫不及待,经母亲批准,拿把菜刀,“喀嚓”一声砍下一棵。姐姐们捋叶、去梢,然后晒干:梢可扎成扫帚,叶、皮冬天可烧火。姐姐们只可一人拗一节,撕成皮条,剪成斜口,往肉里一插,嗨,一盏小灯笼!姐姐们得等我欣赏这“艺术品”直到厌倦才可吃掉,因此,她们常吃干乎乎的芦粟。姐姐不让我撕皮,因为这得有点水平,否则,剃刀般锋利的皮割破皮肉,甚至深可见骨。不过不要紧,从皮上刮下白霜般的粉一抹,捏几捏,不出一星期,伤口愈合,没疤。

说来也可怜,有年夏天,骄阳似火,蝉鸣如雷。一个小贩骑自行车到村头,“惊堂木”敲得木箱震天响。他扯开大嗓门吆喝:“赤豆棒冰,五分一根!”我刚上小学,赤膊赤脚进门大叫:“妈妈,买三根棒冰!”母亲一听,瞪大双眼怒喝:“什么?三根棒冰!你……”见她扬起右手,姐姐眨眼睛,我掉头就逃,傍晚才溜回家。晚饭后,乘凉时,父亲打断母亲的数落,慢条斯理地劝说:“何必呢?我们劳劳碌碌,

二姐病逝前,我到医院探望。她问我:“弟弟,你还记得爹爹的一句话吗?”我问:“哪一句?”她闭上眼睛说:“衙门钱,一蓬烟;生意钱,几十年;种田钱,万万年。”

二姐,你尽管仙逝了,不过你放心,弟弟仍会吃到外甥特制的芦粟的。



莲